



Brüfe Einer Unbekannten

爱藏本

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

[奥] 斯蒂芬·茨威格 著

陈宗琛 译

世界文学史上
最杰出的中短篇小说家之一
最富盛誉的经典爱情小说

收录《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》、《棋王》、《看不见的收藏》、
《热望的秘密》等四部刻画细腻心理的体验小说



天津教育出版社

TIANJIN EDUCATION PRESS



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

Brief Einer Unbekannten

[奥] 斯蒂芬·茨威格 著
陈宗琛 译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/ (奥) 茨威格 (Zweig, S.) 著;
陈宗琛译.—天津：天津教育出版社，2005.3
ISBN 7-5309-4303-0

I .—... II .①茨... ②陈... III .文学—奥地利—
现代 IV .I52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02903 号

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

出版人 肖占鹏

选题策划 知己图书

作 者 (奥) 斯蒂芬·茨威格

责任编辑 田昕 张纪欣

装帧设计 知己图书

出版发行 天津教育出版社

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

邮政编码 300051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05 年 3 月第 1 版

印 次 200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32 开 (850 × 1168 毫米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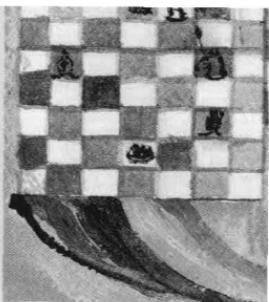
字 数 125 千字

印 张 7.25

书 号 ISBN 7-5309-4303-0/I · 165

定 价 19.8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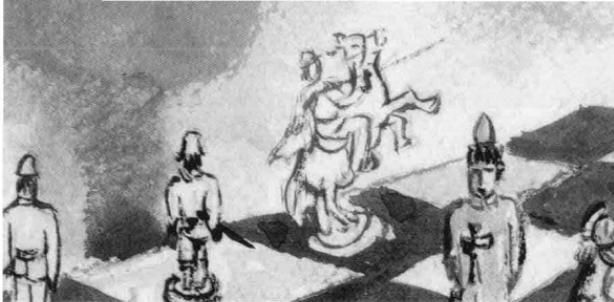
文学史外的茨威格



陈宗琛

翻开西方文学史，你几乎很难找到斯蒂芬·茨威格 (Stefan Zweig) 这个名字；而在任何一部百科全书，有关茨威格的介绍也永远只有短短的几百字。在文学史家的眼中，茨威格并非“重量级的作家”，充其量只是“次要作家”(Secondary Author)。一如《基度山恩仇记》的作者大仲马，《野性的呼唤》和《海狼》的作者杰克·伦敦，《人性枷锁》的作者毛姆，以及《权力与荣耀》与《哈瓦那特派员》的作者——被诺贝尔奖提名二十一次却年年擦身而过的格林。他们的名字总是得不到文学史家的青睐，然而，他们的作品却经久不衰，散发出慑人的光芒，吸引了每一个时代的读者。这些人的作品影响力的深远，并没有因为不曾被冠以殊荣而减退。这些作家之所以散发出如此迷人的魅力，主要原因在于他们的作品保存了文学的“说故事”的原始功能，模糊了“严肃文学”与“通俗文学”之间的界限。读他们的作品，你会读到一个个情节曲折、节奏紧凑的精彩故事；并且，掩卷之余，书中的无形力量仍在读者的内心徘徊不散，使读者对生命有了一种更宽广、更深沉的了解与体会。茨威格正是这样的一位作家。

1881年，茨威格出生在奥地利的一个犹太家庭，父亲是当地声名卓著的企业家。年轻时，茨威格曾到法国、德国等地留学，后来在维也纳大学研修德意志文学与浪漫主义文学，1904年取得博士学位。茨威格一生热爱旅游，足



迹遍及欧洲、非洲、亚洲和美洲。旅行家的生涯，以及与法国大文豪罗曼·罗兰之间的友谊，丰富了他的生活经历，开阔了茨威格的人生视野。他和他的朋友罗兰一样，终生信奉“和平主义”，极力呼吁欧洲统一，并以“世界公民”自居。

茨威格的作品数量颇为惊人。早年出版过一本名为《银弦》的诗集，后期他的作品除了大量中短篇小说之外，还有为数可观的传记文学。上个世纪30年代，他的作品就已经被翻译成三十多种语言，是当时全世界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。茨威格对佛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说很感兴趣，这种兴趣充分表现在他的创作上。他曾经说：“在写作上，我最主要的兴趣始终在于从心理的角度呈现人的性格和生活，这种兴趣帮助我完成了许多知名人物的传记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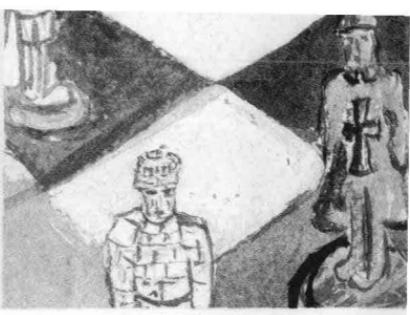
他运用一种独特的“循环文体”，写出四本杰出的传记作品，包括《三大师》《与魔鬼的争斗》《自画像》和《心理治疗大师》，从心理学分析的角度解剖历史上几位大文豪的内心世界，借此展现某种“灵魂类型”，包括对巴尔扎克、狄更斯、陀思妥耶夫斯基、尼采、司汤达、托尔斯泰，以及他最心仪的 psychology 宗师弗洛伊德都进行过剖析。茨威格企图让他的作品扮演一个“中间人”的角色。他用内心去了解那些陌生而奇特的事物，以及观察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和人物心态，加以分析总结，用一种极具新意的笔法表现出来，与读者共同分享他观察与总结后的劳动成果。他以谦卑的姿态及坚定的信念，追求人类永恒不灭的

理想：人与人、国与国、文化与文化之间的体谅、宽容与交融。

茨威格的叙事风格鲜活生动，但他的笔却像一柄锐利的手术刀，刺入小说人物的内心深处，剖析他们潜藏着的最深处的意识。他小说里的角色，多半是一些有偏执心理的人物，活在自我封闭的孤独世界里，沉溺于狂热的激情之中。借由剖析这种理智无法控制的热情，茨威格让我们意识到，人类心灵所蕴藏的感性力量有多么的巨大。

从1904年的处女作《艾瑞卡·伊华德之恋》，到1942的最后一篇作品《棋王》，他的小说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。在这个新时代里，社会关系越来越复杂细密，越来越机械化，人性也日趋淡漠。感情丰富的人处于这样的时代气氛中，在冰冷的社会机器无情的碾压下，心灵饱受摧残，日渐枯萎。他们就像《棋王》中的棋子一样，无法逃避被现实环境“将军”的命运。在这本精选集的四篇中短篇小说中，主要人物的心理正是那个时代不同阶层人物心理的缩影。

在茨威格的作品中，《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》可能是大家最为熟悉的一篇。一位著名的小说家旅行归来，意外收到一封陌生的信，写信者是一个不知名的女人。整篇小说就是一封极尽缠绵凄婉的信。在这封诀别信里，这个陌生女人向小说家诉说了自己的一生，表露自己对小说家执迷不悔的爱恋。初次见到小说家的时候，女主角只有十三岁。在少女的心目中，小说家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人——“一



个轻浮、贪玩、喜欢冒险的热血少年，可是，一转眼你又变成认真负责、学问渊博的长者，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无比严肃……多么诱人的、不可思议的奇迹啊！在文艺界声名卓越的著名学者，竟然是一个性格开朗、英俊潇洒的二十五岁青年！”此后，女主角就沉溺在一种极端的情感偏执中，将所有的生命热情都投注于这场无望的感情征途中。后来，她和小说家再度相逢，但他并没有认出她，而她却自愿委身，并且怀了他的孩子。她秘密生下孩子并独力抚养。对这个女人而言，孩子是一种延续，延续她一生对感情的执迷。茨威格用一种唯美感伤的笔调，将这种对感情的执迷刻画得入木三分。

在《热望的秘密》里，茨威格描写一个年轻男孩对男爵的倾慕之心，刻画他从儿童时期过渡到成人世界的心理转折。而在《看不见的珍藏》中，老收藏家活在自己的梦幻中，终其一生紧拥着早已失去的珍藏，守着一个已然消逝的“美好过去”。茨威格晚年，他的作品遭纳粹封禁，而他也被迫流亡海外。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，茨威格始终活在恐惧的阴影中，他写下了《棋王》这篇小说，用国际象棋折射出纳粹的心理。“把象棋称为一种游戏，难道不是侮辱了它的高贵吗？象棋不也是一种科学、一种艺术，一种介于两者之间、难以界定的东西吗？”在这篇故事里，国际象棋成为一种生命困境的象征，人就像一颗棋子，在命运的宰制下，在天地间无所遁逃。



目 录

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/1

棋王 /51

看不见的珍藏 /115

热望的秘密 /135



■ 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

某天清晨，著名小说家阿尔度过三天悠闲的假期后，回到了维也纳。在火车站，他顺手买了一份报纸。一看日期，他突然想到，今天是自己的生日。“四十一岁了。”这个念头飞快地闪过他的脑海，但心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。他快速翻阅了一下报纸，便乘车回家。仆人对他汇报说，在他离家的这段时间，曾有两位客人来访，还有几个电话找他，然后又用一个托盘呈上这些天以来收到的信。他懒洋洋地扫了一眼，拆了几封引起他注意的信来读。其中有一封信封上的字迹陌生，而且还是厚厚的一沓。他将它搁在了一边。这时，仆人奉茶上来，他舒舒服服地往靠背椅上一靠，又随意翻阅一下报纸和几份印刷品，这才点上一枝雪茄，伸手拿起那封搁在一边的信。

这封信大概有二三十页，看得出是女人的字迹，是他从没见过的字迹。写得非常潦草，与其说是信，不如说更像一份手稿。他不由自主地捏了捏信封，看看里面是不是有什么附件没拿出来，可是信封是空的。信封和信纸上都没写寄信人的地址，甚至连签名也没有。他心里想：真怪。又把信拿起来。

“给你，从来不认识我的你！”这句话写在信的开头，算是称呼和标题。他万分惊讶，这个“你”指的是他呢，还是臆想中的人呢？他的好奇心油然而生。他继续往下读：

昨天，我的儿子死了一一我陪着这条脆弱的小生命，和死神搏斗了三天三夜。流感袭击了他。他可怜的小身体烧得滚

烫，我在他的床边足足坐了四十个小时。我把冷毛巾敷在他烧得烫手的额头上，不分昼夜地紧握着他那双不时抽动的小手。可是，到第三天晚上，我已经累得连眼睛都张不开了，不知不觉睡着了。我坐在椅子上睡了大约三四个钟头。可就在这段时间里，死神带走了他。此刻，这个温柔的、惹人怜爱的孩子就躺在那里，躺在他的小床上，就像只是进入很深很深的睡眠；不久前，我合上他那乌黑慧黠的双眼，将他的双手轻轻交叠着放在他胸前。

床的四个角落里点着四枝蜡烛。我不敢动，更不敢往上看。因为，每当烛火摇曳，影子就会从他脸上和紧闭的嘴唇上掠过，看起来仿佛脸上五官还在动，这会让我产生错觉，以为他根本没有死，他还会醒过来，还会用他那清脆的嗓子跟我撒娇。可是我知道，他死了。我不愿意往上看，不愿意让自己怀有任何虚幻的希望，随后迅速陷入绝望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的儿子昨天死了一——现在，在这个世界上，我只有你，只有你一个人。可是，你对我一无所知。此刻，也许你正在寻欢作乐，或者和某个女人调情；我现在只有你，从来也没有认识过我的你，我始终爱着的你。

我拿起第五枝蜡烛放在桌子上，开始给你写信。我就这样孤单单地守着我死去的孩子，却找不到一个人来呐喊出我内心的绝望与苦楚。我只能对你说。你曾是我的，也是我所有的一切！也许我说得不够清楚，也许你根本就不明白我在说些什么——因为现在，我的脑袋昏昏沉沉的，太阳穴也在抽痛，就好像有人在用槌子敲打不已；四肢酸痛，我想我可能发烧了，说不定也得了流感。现在流感正在挨家挨户地蔓延扩散。这样

也好,我就可以和我的孩子一起去了,省得自己动手来了结。现在我眼前发黑,也许连这封信都写不完了。但我一定要竭尽全力,和你谈一次话,只此一次。和你,最亲爱的你,从来不曾知道我的你!

我要和你单独谈一谈,有生以来第一次:我要让你知道我的一生。它是属于你的,而你却从不知情。此刻,我的四肢发冷,似乎随时都可能死去;也正因为如此,我才会把深藏在心中的秘密告诉你。而如果我还能活下去,我将撕掉这封信,并且继续保持沉默,就像过去一样。所以,当你手里拿着这封信的时候,你就应该明白,这是一个死去的女人在向你诉说她的身世,诉说她的一生——她的,也始终是属于你的。你不要被我的话吓倒,一个死人是没有要求的,她不再想得到爱、同情或者慰藉。我只有一个要求,那就是,请你相信我将要说的是最真挚的,请你相信它。这是我对你唯一的请求。你知道,当一个母亲痛失她唯一的孩子时,是不会说谎的。

我要向你倾诉我的一生。事实上,我的生命是从认识你的那一刻起才真正开始。在此之前,我的生活只是阴暗混乱的,就像深埋在内心深处的地窖,堆满了那些我不愿再想起的、尘封的人和事,他们已经从我的记忆中远去。

我十三岁那年,你出现了,就住在这幢房子里。当年,我和你住同一层楼,就在你公寓对面。我敢肯定,你对我们不会有印象:寒酸的会计员遗孀(她总是穿着孝服)和她那个还没有长大的瘦小女儿。我们深居简出,沉默寡言,隐没在小市民的穷酸气氛中。也许你从来不知道我们的姓名,因为我们的门上并没有门牌,没有朋友来访,也不会引人注意。这些十五

六年前的事情你一定不记得了，亲爱的。可是我，只要一想起当时的细节，就会热血沸腾；我还清楚记得初次听到人家议论起你的那一刻，记得第一次看到你的那天，不，是那一刻！你的声音和模样，在我心里依然那么清晰，我又怎么可能忘记呢？因为，从那刻起，世界才真正为我开启了生命之门。

耐心点，亲爱的，让我从头细细道来吧！请求你，给我一刻钟的时间，让我谈谈自己，你千万不要感到厌倦。我爱了你一辈子，从不曾厌倦过！

在你搬进来以前，住在这间屋子里的人，穷凶极恶，好勇斗狠，喜欢和邻居吵架。他们最恨我们，因为我们虽然穷，但却不愿意与他们同流合污。这家子的男人是个酒鬼，常常打老婆。我们经常睡到半夜被摔椅子或者摔盘子的声音惊醒。有一次，他老婆被打得头破血流披头散发地逃到楼梯间，那个酒鬼在她身后大吼大叫，最后大家都出来，威胁酒鬼说要去叫警察，风波才平息下来。

我母亲一开始就避免和这家人来往，并且禁止我和这家的孩子玩。因此，只要一有机会，他们就找我麻烦，拿我出气。他们如果在大街上碰到我，就会在我背后骂脏话。有一次，他们用硬邦邦的雪球丢我，直到我的头鲜血直流。全楼的居民对他们一家人都非常讨厌。

直到有一天，他们家出事了。好像是那个酒鬼因为偷窃被逮捕了。他老婆带着零星的家当搬了出去。这时大家都松了一口气。招租启事在大门上贴了几天，不久就被撕了下来。从门房那里很快传出了消息，说是有个作家，是一位单身文静的先生租了那间公寓。那时我第一次听到你的名字。

几天之后，油漆匠、粉刷匠、打扫卫生的、铺地毯的、装窗帘的全都来了，开始重新装修屋子。那几天，整栋楼充斥着丁丁当当的敲打声、刮墙声。我母亲很高兴，她说，以后终于不用面对那讨人厌的一家子了。搬家的时候，我一直没有机会看到你，因为，所有搬家的工作都是你的仆人在打理。那个仆人个子小小的，神情严肃，头发灰白。他总是轻声细语，十分冷静，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指挥工作。他让我们留下很深刻的印象，因为，第一，在这幢坐落在郊区的房子里，从来没有见过像他那样气质非凡的仆人；其次，因为他对所有的人都相当客气，又不卑不亢，不降低自己的身份跟一般的仆役厮混，或者东家长西家短地嚼舌根。到这里来的第一天，他总是毕恭毕敬地和我母亲打招呼，把她当做有身份的太太，甚至对我这个黄毛丫头也是态度亲切、谨慎有礼。每次提到你的名字，他的脸上总是浮现出尊敬的神情，一种不寻常的敬意，令人立刻感觉到，他和你的关系，远远超出一般主仆。也就是因为这样，我多么喜欢这个善良的老约翰！但事实上，我却还在暗地里忌妒他，因为他可以老是待在你的身边，可以时时伺候你。

亲爱的，我如此喋喋不休地告诉你这些琐碎可笑的小事，只是想让你明白，自从你的名字出现在我的生命中，对我这个生性腼腆的女孩子产生了多么巨大的影响。甚至，你自己本身都还没有进入我的生活，你的身边就已经出现了一道光环，一种丰富、奇特、神秘的气氛。所有住在这幢郊区楼房里的人，一直怀着好奇、焦灼的心情期待你搬进来住（生活圈子狭小的人们对一切发生在身边的新鲜事都很好奇）。一天下午，我放學回家，看见货车停在我们那栋楼房前面，这时，我心里对你更

好奇了。那时，大部分笨重的大件家具都已经被搬运工抬到楼上去了，只剩一些零星的小东西还没有搬。我站在门口，惊奇地看着你所拥有的东西，它们都是那么奇特，那么别致，都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：有印度的佛像、意大利的雕刻、色彩鲜艳夺目的巨幅油画。后来又搬来了好多书，书的封面漂亮极了，我从来没想到过书会这么好看。这些书都叠在门口，你的仆人负责整理，用掸子仔细地把上面的灰尘掸掉。我充满好奇，蹑手蹑脚地绕着那堆越叠越高的书，边走边看，你的仆人看到我，没有把我赶走，当然，他也没有说我可以靠近那些书。尽管我心里真想摸摸那些有软皮封面的书，却一本也不敢触碰。我只敢怯生生地从旁边看看书的标题，这些书里头有法文书、英文书，还有一些用我不认识的文字写的。要不是母亲把我叫回去，我想，我会一直傻傻站在那里看下去，不知不觉，也许可以看上好几个钟头。

那天晚上，我辗转难眠，心里一直在想着你。可是当时我连你的面都还没有见过呢！我自己只有十几本书，都是一些便宜货，而且还是用破烂的硬纸做封面，可是我很珍惜这些书，总是一读再读。当时，我心里想，这个人拥有那么多不同文字写成的书，一定懂得很多种语言。一个那么富有，又那么有学问的人，到底长什么样子呢？一想到一个人能够拥有那么多书，敬畏之心就不禁油然而生。我试着在心里勾画出你的模样：你可能是个戴老花眼镜、蓄着长长白胡子的老先生，就像我们的地理老师；但不同的是，你的态度一定更为和蔼，长相更漂亮，举止更文雅。我不知道为什么当时自己就这么有把握，认定你一定长得很好看，矛盾的是，我想象中的你还是个

老先生呢！虽然我不曾见过你，可是，那天夜里，我却意外地梦见了你。

第二天，你搬进来了。可是，不管我怎么拼命搜寻，就是见不到你的面，这使得我更加好奇了。到了第三天，我终于看到你了。你的模样和我想象的截然不同，甚至可以说和我那种小孩子幻想中的模样有着天壤之别；这实在是出乎我意料之外，令我相当震惊。在我的梦里，你是一个戴着老花眼镜、和蔼可亲的老先生；可是当你出现的时候，我才明白，原来，你就是你，即使时光不断缓缓流逝，你却始终不曾改变！那天，你穿着一身浅褐色迷人的运动服，上楼梯的时候两步并做一步，步伐轻盈，活泼敏捷，模样十分洒脱。你把帽子拿在手里，所以我一眼就看到你那容光焕发、表情生动的脸庞，以及一头散发着黑亮光泽的头发。你是那么年轻，那么英俊潇洒，而且身材修长、体态轻盈，完全超乎我的想象，深深撼动了我的心。你说，这不是很奇妙吗？见到你的一刹那，我就清楚感觉到你的独特，你的与众不同。我相信不仅是我，凡是认识你的人都会很惊讶地发现你那特殊的双重性格。有时候，你就像是个轻浮、贪玩、喜欢冒险的热血少年，可是，一转眼你又变成认真负责、学问渊博的长者，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无比严肃。当时，我的潜意识就比别人更早感受到你这种特殊的双重性格。你过着分裂的生活。表面上，你显得很开放、明朗，其实还有阴暗的另一面，这一面只有你自己知道。这种深藏在你内心深处的双重性格是你一生的秘密，可是，这种双重性格却被我这个十三岁的小姑娘一眼看穿了。也就是因为这样，我就像着了魔似的，深深被你吸引住了。